

2015 美国文学：种族，还是种族问题

郭英剑

要想梳理美国文学在一年中的成就与演变，无疑极其困难。仅以数量为例，2015年美国图书奖申报的作品就超过了1400部，遑论其他了。但一滴水里见阳光，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许能够窥斑见豹，看到美国文学的一个侧面。

为此，本文把目光投向美国当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托尼·莫里森在2015年的新作和2015年全国图书奖的获奖作品，试图从中寻找美国当代文学在这一年中的走向与特征。

本文所说的文学，包括了小说、戏剧、诗歌、儿童文学、传记文学等，所评述的作品均为2015年出版。对于标有2015年之名的文学大奖，因为获奖作品均为2014年出版，就不将其纳入评述的范围之内。至于时间延后的2015年的获奖作品，留到以后再加以评述。

托尼·莫里森：向当代转向

如果不把拥有双重国籍的沃尔科特计算在内，那么，莫里森就是迄今惟一尚在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宝刀不老，继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家园》之后，又于2015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上帝帮助孩子》。

这部最初被作者命名为《孩子们的愤怒》的作品是莫里森的第11部小说。说到莫里森的作品，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历史上的人物与故事。然而，这部作品却是在讲当代。这是一个因皮肤黝黑而深受父母嫌弃并遭到虐待的女孩儿的故事。这位全名叫卢拉·安·布莱德威尔、自称“布莱德”(英文Bride，也是“新娘”的意思)的女孩儿，身材高挑、长相出众、气质优雅。她的爱好是只穿白色服装，因为这最能衬托她的美丽。因其皮肤不同，布莱德的母亲特别厌恶她。这种爱的缺失是布莱德童年记忆中灰暗的一章，也为其成年生活带来深深的困惑。小说中，布莱德的母亲终其一生证明：父母如何对待孩子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永远难忘。

这部作品在出版后评论不一。有人认为，作品艺术水平很高；也有人将其《最蓝的眼睛》相比，认为对人物的形象挖掘不深，概念大于形象。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有两大特点值得关注：首先，这是莫里森第一部描写当代的作品，这和她之前的创作有大不同；其次，作者将着力点放在种族问题以及种族歧视，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美国当代社会种族问题依旧严重的深切关怀与深深的忧虑。

莫里森直接描写21世纪的今天，无疑标志着其写作的一种转向。这也让我们对莫里森写作当代人物故事有了更多的期待。

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5年11月18日，美国第66届全国图书奖获奖名单揭晓。在推荐作品中，虚构类作品419部，非虚构类494部，诗歌221部，儿童文学294部。从这些作品中，按照“虚构类”、“非虚构类”、“诗歌类”和“儿童文学类”首先评选出长名单作品，每个类别20部；然后再推出入围作品，每个类别各5部；最终，产生了每个类别的获奖名单。

虚构类入围作品是：亚当·约翰逊(Adam Johnson)的《幸运微笑》(Fortune Smiles:Stories)、凯伦·班德尔(Karen E.Bender)的《返款》(Refund:Stories)、安吉拉·弗拉诺伊(Angela Flournoy)的《特纳的房间》(The Turner House)、劳伦·格拉芙(Lauren Groff)的《命运与骚动》(Fates and Furies)、哈雅·杨娜吉哈拉(Haya Yanagihara)的《小生活》(A Little Life)。最终，约翰逊的《幸运微笑》拔得头筹。

亚当·约翰逊是美国当代最富争议、最有创造力、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文学批评界已经把他同冯内古特、米歇尔以及桑德斯相提并论。2013年，他曾经因小说《孤儿院院长之子》获普利策小说奖。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购物中心》和一部长篇小说《像我们这样的寄生虫》。

《幸运微笑》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共计有6个短篇。“幸运微笑”是一个可控的朝鲜彩票游戏的名称。但在6个故事中，幸运未降临到任何人的身上，也难以见到笑脸。爱的伤逝、自然灾害、技术至上以及政治如何影响个人是小说集的主题。

在写作《孤儿院院长之子》前，约翰逊曾经花了6年时间研究朝鲜，该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在《幸运微笑》这个短篇中，约翰逊又一次将笔触伸向了朝鲜，描述了两位来自平壤的叛逃者如何在首尔适应新生活，而其中一位难以忘怀他留在国内的深爱的女人。《幸运微笑》可以说是一篇如何看待世界的新小说，首尔被描绘成美国的未来，技术已经深入并改变着人们的文化。

评论界认为该小说具有精妙的超现实性，附带黑色喜剧效果。约翰逊让读者听到了不常听到的声音，看到了不常见的视角。

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入围作品分别为：科茨(Ta-Nehisi Coates)的《在我与世界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萨利·曼(Sally Mann)的《坚持》(Hold Still)、蒙哥马利(Sy Montgomery)的《章鱼的灵魂》(The Soul of an Octopus)、卡拉·鲍威尔(Carla Power)的《假如海洋是墨汁》(If the Oceans Were Ink: An Unlikely Friendship and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he Quran)、翠丝·史密斯(Tracy K. Smith)的《平凡的亮光》(Ordinary Light)。最后赢得大奖的是科茨的《在我与世界之间》。

科茨是一位黑人作家、记者，现任职《大西洋》月刊，主要撰写有关文化、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文章，特别关注非裔美国人的问题。

《在我与世界之间》于2015年7月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界认为，这是科茨2008年所出版的个人传记《美丽的挣扎：一位父亲，两个儿子，和一段无望的成人之路》的续集。

科茨说，《在我与世界之间》的缘起之一，是他的大学同学被警察误杀事件。因此，作品的主题就是非裔美国人的生命遭到了怎样的伤害、身体受到了怎样的束缚、当年的奴隶制如何演化成今天的暴力，以及不同形式的带有制度性的种族歧视现象。显然，作品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受到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鲍德温写于1963年的《下一次将是烈火》的影响和启发。就思想观点来说，两人都认为美国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并没有大的改进，也没有要改变的迹象。就写作结构来说，鲍德温的作品其中一篇是写给侄子的信，而科茨的作品则是写给14岁儿子的信。

这部书信体的作品重点论述了在美国身为一个黑人的复杂感受、象征意义以及现实困境。他概述了美国暴力对待黑人的历史，谈到了黑人青年与警察的冲突。科茨以自己青年时期在巴尔的摩的亲身经历，说到作为黑人青年最担心的就是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作品的基调是黯淡的，且对未来毫无信心。科茨甚至无法认同马丁·路德·金对于未来的信心和乐观。在他看来，白人至上的现实依旧存在，现实的制度没有改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未来抱有乐观的信心。

莫里森高度评价了科茨，认为他填补了鲍德温之后在知识阶层所留下的空白。评论家汉密尔顿说，该书犹如一份饱含了道德危机感的情书，在其中，科茨对种族歧视做了精妙的解剖。

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的5部诗集分别为：罗宾·考斯特·路易斯(Robin Coste Lewis)的《黑色维纳斯之旅》(Voyage of the Sable Venus)、罗斯·盖伊(Ross Gay)的《不加掩饰的感激名录》(Catalog of Unabashed Gratitude)、特伦斯·哈耶斯(Terrance Hayes)的《怎样被描绘》(How to Be Drawn)、艾达·里蒙(Ada Limon)的《明亮死亡之物》(Bright Dead Things)和帕特里克·菲利普斯(Patrick Phillips)的《残破机器的挽歌》(Elegy for a Broken Machine)。最后摘取桂冠的是路易斯的《黑色维纳斯之旅》。

《黑色维纳斯之旅》是路易斯第一部诗歌集。一出版即引起轰动，被认为是穿越时空，通过对黑人女性形象的沉思，带给人们一种勇敢坚定而又富有穿透力的新的声音。评论界认为，该诗

集是对种族复杂性的一曲美的颂歌。诗集的题目《黑色维纳斯之旅》，取材于18世纪画家斯托塔德一幅臭名昭著的作品，名为《黑色维纳斯从安哥拉到西印度的旅行》。这幅作品其实就是一幅奴隶贸易的宣传画：一位非洲女性（也即黑色的维纳斯）站在壳中，周围是小天使，被海豚拖着走向美洲。在她的左侧是手拿英国国旗的海神特里同，眼盯着非洲女性，仿佛在引领着这次跨越大洋的航程。

路易斯的诗歌集像是一幅三联画。起首和结尾部分是以抒情诗探讨自我建构中的角色欲望与种族游戏。而中间部分则是与诗集同题的诗，完全是由自古至今的艺术作品的名称所组成的叙事诗，这些名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评论了西方艺术中的黑人女性形象。通过这样的形式，路易斯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就历史而言，黑人女性形象的观念，真正起源于何时——到底是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抑或更早？在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古代故事中，艺术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路易斯无疑深爱着黑人文化，也发现了它的美与魅力。但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当她对自身的文化加以探索的时候，也对种族与欲望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及他人是如何定义黑人（包括她自己）的保有一种警觉意识。由此，诗人不仅进入了黑人的历史，更进入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真理与探险的人类历史。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5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为：尼尔·舒斯特曼(Neal Shusterman)的《挑战者深渊》(Challenger Deep)、艾力·本杰明(Ali Benjamin)的《水母的传说》(The Thing about Jellyfish)、劳拉·鲁比(Laura Ruby)的《骨隙》(Bone Gap)、史蒂夫·辛金(Steve Sheinkin)的《危险之极：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与越南战争秘史》(Most Dangerous: Daniel Ellsberg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与诺艾尔·斯蒂文森(Noelle Stevenson)的《倪莫娜》(Nimona)。最终胜出的是舒斯特曼的《挑战者深渊》。

舒斯特曼是一位黑人儿童文学作家，曾获得2008年加州青年读者金奖。主要作品包括小说《无名之地的阴暗面》《影子俱乐部》《爸爸做了什么》《松开》等。

所谓“挑战者深渊”，是指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挑战者深渊》中的中学生波什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他所身处的真实家庭生活，在那里他有家人、有朋友，还要去上中学。而另一个，则是他身为一个海盗船船员的航行生活，他们要去探索海洋最深处。在现实生活中，他莫名的有一种偏执与妄想，认为人们试图要杀死他。而在旅行之中，他同样有一种妄想，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能言善辩的船长周旋。舒斯特曼是基于自己儿子心理疾病的亲身经历，写出了这样一部探讨儿童心理健康的作品。其中的插图就是由作者的儿子布兰顿在病重期间所画。应该说，《挑战者深渊》是一部爱的故事，很动人。作者试图通过波什的故事，通过儿童的视角，来引发广大读者去关注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少数族裔，及其种族问题

上述作家作品大致反映出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非裔作家成为当代美国文坛主力军。如果非裔美国人仍然被称之为少数族裔，那么，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凸显了他们强大的创作能量，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也显示了他们在文坛的牢固地位。既为黑人又为女性的莫里森，无疑是当代美国文坛的巨匠，其在当代文学中的旗帜作用自不用赘述，而在美国图书奖的4个获奖者中，非裔美国人就占了3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裔作家在美国文坛中的格局。

其次，女性作家增多，且表现突出。女性作家日渐增多，作品越来越具有影响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以美国国家图书奖为例，在入围的20人之中，女性作家占据了13位。而在虚构类与非虚构类作品中，女性更是4:1的优势压倒男性。相较2014年，男女作家比例大体相当的11:9，女性作家的比例上升很快。

再次，新人不甘示弱，后来居上。还以美国国家图书奖为例，过去，能够进入长名单和入围名单者，大都是读者熟悉、也是入围作家们彼此熟悉的作家，因为很多人都多次进入这两个名单。但在2015年进入入围名单的20人当中，除了两人外，其余都未曾进入过入围名单。

最后，种族问题，依旧是美国当代作家倍加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不断被重复的文学主题。种族问题进入众多作家的作品并非偶然。据 CNN2015 年 11 月 25 日的统计报道，当美国人被问到“种族歧视是否在上升”时，49%的人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比 20 年前的 1995 年，提高了 8 个百分点），33%的人认为“这是个问题”，9%的人认为“这是个小问题”，而仅只有 7%的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还有 2%的人不置可否。由此统计，高达 91%的美国人至少认为，种族歧视是的确存在的，而且在大部分人看来还十分严重。而且，在调查中，黑人认为“这是个大问题”者达到 66%，而白人则为 43%。从这一数据来看，非裔美国作家专注于种族歧视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族群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严重关切。

虽然说，种族与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美国作家关注的焦点，也是批评家和读者谈论的热点，但 2015 年的创作反映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那就是直面当代社会问题、直接批判社会现实。这或许是本年度美国文学值得引起关注的文学现象之一。